庆祝“五一口号”发布七十周年（三首）

□郑福田

水龙吟

三军连下高城，毛公识见明如炬：民心向背，世风冷暖，重于部伍。五一将临，安排口号，整齐箫鼓。要吐哺握发，推诚竭智，邀远客，同舟渡。

恩怨从他尔汝。好河山，肯教轻误。越陌度阡，相逢携手，互传情愫。日朗云飞，斗居星拱，同开基础。更披肝沥胆，齐心戮力，向光明去。

满庭芳

耆老偕来，大师共至，九畹芳草兰芝。烟氛渐去，相与祝明时。多少雅人深韵，歌吟记，风雨险夷。商国是，各族各界，仰首望旌旗。

雄奇。开大典，腾欢众庶，闪烁虹霓。尽好风扑面，喜气登眉。站起中华古国，向世界，焕发雄姿。同心结，春生大野，弥望彩云垂。

千秋岁

原平马骏，猎猎风吹鬓。传口号，留心印。荡胸云万叠，入眼峰千仞。新时代，重闻鼓角精神振。

最喜宏图酝。况有初心稳。多建树，如春笋。倡言襄伟业，献策致尧舜。中国梦，葵花向日群英奋。

夕阳忘记了落山

□策·朝鲁门　作　海日寒　译

夕阳绛紫色的晚霞
浸透了天涯
我蘸着夕光
写下了心中的歌

在阿爸
蒙古包的天窗上
洒着银辉过夜的
千万颗白色星辰中
有一颗脱了群
落在阿妈温热的掌上 ——
那是我的降生

在早早发白的
冬日清晨里
我成为母亲胸前
一颗发亮的 ——
银扣

在茫茫塔木齐
白色的雪原上
有一块巴掌大的土地
消融时
夜晚的植物
兴奋得一夜未眠
吟起了歌谣 ——
在拴马桩上
跃跃欲试的
阿妈的草黄骏马长鸣时
星儿们
眨起了眼睛 ——

吻着
忘了落山的
夕阳粉色的脸颊
诗歌为我
梳理翅膀上的翎羽
欣喜的晨阳
恍然了悟：
“哦，原来
在纳楚克道尔吉的墓碑上
或纳·赛音朝克图的遗址上
要盛开诗歌的金藤花
——它含着
无数的阳光和晨露”
太阳望着
我诗歌之笔优美的墨迹
欣慰地笑了……

母亲的打

□岱钦

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到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工作。不久，成了家，有了孩子。听说我有了儿子，远在老家的我母亲，不顾自己有病在身，非要来看看。大哥经不住她每天“磨”，就陪着母亲千里迢迢，一路辛苦，来到我家，小住数日。

当时，我岳母在我们家照看孩子。两位亲家母一个熬上奶茶，一个沏上酽酽的红茶，陈谷子烂芝麻地唠家常，有说不完的话，也不免扯到孩子们小时候的故事，包括调皮捣蛋的事。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母亲说：“说曹操曹操到，就是他小时候调皮，没少挨我的打。每次打完，我还挺心疼。”干什么嘛，我都为人夫为人父了，还抖搂我小时候的“丑闻”，怪难为情的。我就搂住母亲的肩头，说：“那你现在再打我一下！”“快别介了。不但打不疼你，反而把自己的手打疼了。”母亲消瘦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多少年之后，我有时想起母亲那句话，努力回忆小时候挨打的事情。当然，我母亲绝不是那种性情暴虐，整天没事以打孩子取乐的人。我家里人口多，母亲洗衣做饭，里里外外做不完的活，性子又急，看见我们不听话，惹她生气，没有时间讲那么多道理，或用柳条子、或用栓牛犊的皮绳“叮当”打两下拉倒，我们被打疼了顶多“咻咻”哭几声，用袖头擦吧擦吧眼泪，泪迹未干，回过头该干啥还干啥，把挨打的事忘在脑后。事后，母亲倒用手摩挲着孩子身上挨打留下的几道红印子，嘴里喃喃地说着“手重了”，心疼不已。

打和挨打，我现在分析起来，成因有三：我相信自己不是那种“上房揭瓦，人人喊打”的顽劣孩子，但毕竟是秃小子，自然比较调皮些；我大哥年长十来岁，早早辍学，帮大人下地干活，成了“小大人”，二哥在外地念书，是寄宿生，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弟弟妹妹还小。而我正是在母亲大人跟前“陪侍”左右，因此，得宠和挨打的“几率”相对多些罢了。

应该是我六七岁那年，我还没上学呢。秋高气爽的一天，母亲在家里忙着炒炒米。我一个人在当院玩了一会儿玩腻了。村里有供销社，在我家西边，也就三五百米远吧。供销社人来人往比较热闹，我鬼使神差去供销社看看。当我走到门口，正好看见销货员抱过一大抱纸箱子、草绳子之类扔到垃圾堆上返回去了。我像一只小狗一样忍不住去翻垃圾，突然我眼睛一亮，乖乖，一把钱！我把钱捡起来，也顾不上数钱（当时我还不会数钱呢），撒丫子就往家里跑，“妈妈，我捡到钱了，捡到钱了！”尖利的喊声传遍全村。当我跑到当院，正在炒炒米的母亲看见我手拿一把钱，眼睛立刻竖了起来，喊道：“哪儿来的？是不是偷了人家供销社的钱了？送回去！我要打断你的腿！”抄起柴火棍跑过来。“不是偷的，是捡到的！”我一边喊，一边往出跑，母亲在后边追，当跑到供销社大门口，正好那位销货员叔叔也迎面走出来，他一看这阵势，也猜出八九不离十，赶紧解释说：“大姐，你误会了，不是孩子偷的，是我忘了手里的钱，和垃圾一起扔在外面了！”说着，把我挡在身后。母亲知道了真相，突然想起来锅里还有正在炒的炒米，也顾不上说什么就往家里跑。销货员叔叔为我昭雪，还赏了我一把糖球。这次虽然没有挨着打，但母亲的“棍棒”，使我懂得不能“不劳而获”，不能贪图“不义之财”。

真正回忆起来的挨打也就三五次。有一次，我和小玩伴偷吃了家里供佛的“贡品”点心。这属于“大逆不道”，关乎信仰；另外两次是关乎民生，一次是偷吃了菜园子里还没有长大的黄瓜。更严重的一次是出去放家里的几头牛犊，贪玩儿把这个事给忘了，等发现的时候，牛群已从野外回来，牛犊正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吸吮着牛妈妈的奶。母亲没挤上牛奶，提溜着空奶桶回来。这两件事，前者属于“监守自盗”，后者为“玩忽职守”。以往，母亲打我的时候，我能跑就跑，实在跑不了则没办法。特别是后来这次，那个食物非常短缺的日子里，全家人一天的伙食“断档”，我知道自己错了，还真有点“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勇气，等着挨打，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栓牛犊皮绳的“滋味”。

更有趣的，还在后面。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每人一天四两原粮，是有名的“四两年份”。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炕桌吃饭，是菜粥，一人一碗，锅里所剩无几，母亲还没吃呢。一碗菜粥哪里吃得饱，我想再要一点。那时候，我是个只顾自己，还不懂得体谅别人的“傻瓜蛋”。母亲没有给我。我一气之下踢了一下炕桌的腿，桌边的一只碗正好掉在火盆的锅沿上，“当啷”一声，打烂。一只碗打就打了，事情还不算大，主要是碗里的半碗水扣在火盆里，“噗”的一声，满屋乌烟瘴气。往火盆里倒水，蒙古族人最忌讳，认为“不吉利”。我也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不出所料，只见母亲抄起火铲子，从火盆那边走过来。“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嗖！”我一个箭步从炕上跳下去，再从屋门射了出去。母亲也追了出来。我健步如飞，“噌噌……”，一下跑出好几十米，她哪能追得上？这么跑掉也就算了，那一刻，我又犯了个错误，我站在那里往回看了看，心里想，母亲如果消消气，脸色缓和下来，我就不再跑了。可母亲却误认为我在故意“气”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她又追了好几百米，实在追不上，就回去了。那是个早春时节，春寒料峭，更是因为太阳落山了，还挺冷的。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着单衣，光着脚丫子呢。

我坐在村北头一个小沙窝柳丛底下，浑身冻得直哆嗦，天也逐渐黑起来，周围一丛丛芨芨草，还有一棵棵小树，四周黑乎乎，风声鹤唳，真的有点害怕。正在这“危难”之际，远远地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是我爷爷。“大救星”来了，我一骨碌从树丛底下钻出来，跑向爷爷来的方向。尽管有爷爷的“保护”，我进屋还做贼心虚地瞅了我母亲一眼，母亲似乎安静了许多，甚至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个事就算风平浪静了。

再后来，我逐渐长大，逐渐懂事，再也没有惹母亲生气。也没有再挨打。蒙古语有句俗话，说：母亲的打，是“偏方”，能治好多病。多少年过去了，母亲已作古。我多么希望那一幕再出现：我搂住母亲的肩头，说：“那你现在再打我一下！”“快别介了。不但打不疼你，反而把自己的手打疼了。”母亲说着，消瘦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当年挨过母亲的打，如今却成了温馨的回忆……

雨绵绵不绝地落下

□安宁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把人的心，都淋得湿漉漉的。

我坐在屋檐下看书，心却穿过重重的雨幕，飞到天空上去。如果从空中俯视我们的村庄，一定是被水雾氤氲环绕，犹如仙境一样的吧？至于这仙境里，有没有小孩子在哭，或者像我一样，因为周一的学费还没有着落，而愁肠百结，那谁知道呢？因为雨，家家户户的哀愁，似乎都变得轻了，不复过去当街打骂的酣畅与决绝。就连人家屋顶上的炊烟，也被雨洗了一般，愈发地轻盈，洁净，接近于一种虚无纯净的蓝。

一切都浸润在雨里。一只穿破了打算扔掉的布鞋，在一小片水洼中横着，它恨自己不是船，永远没有办法驶出家门。这是春天的雨，缓慢，抒情，滴滴答答，敲打着这永无绝灭似的虚空。弟弟的玩具线箍，没有来得及捡拾，便胡乱地丢在梧桐树下。如果雨一直这样下着，或许它会像井沿边那几根堆放在一起的榆树木头，在背阴处，悄无声息地长出黑色的木耳。那些木耳总是在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就忽然间一簇簇冒了出来。它们在雨中黑得发亮，好像那些被砍伐掉的榆树，都成了精，生出无数黑色的眼睛。有时候，在它们的周围，也会长出一些白色的小蘑菇，鲜嫩可人，湿润润的，采下来洗洗，丢到汤里去，香气很快便溢满了屋子，就连经年的旧墙壁，红砖铺成的地面，也似乎被这雨水滋润过的蘑菇的清香，给浸润了；人喝完汤水好久，坐在房间里望着雨惆怅，还会觉得有一朵一朵的蘑菇，在雨水中盛开。

蜗牛更不必说了，它们早就在潮湿的泥土里，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也或许，它们还在梦中，就已听到雨水打在窗棂上，发出的滴滴答答的响声。那声音在梦中如此遥远，又那样亲近，一只蜗牛隐匿在这苍茫的雨幕之中，睁开眼睛，伸了一个懒腰，才将触角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草茎上的雨珠，知道外面已经是温暖的春天，也便放心地钻出泥土，朝昔日它们喜欢的树上、墙上或者井沿上爬去。

我和弟弟穿着雨衣，在墙根下观察一只刚刚钻出泥土的蜗牛。这只蛰伏了一整个冬天的蜗牛，被雨水一冲，身体便绸缎一样柔软光亮。当它慢慢向上攀爬的时候，这匹闪烁着金子一样光泽的绸缎，好像有了呼吸。这呼吸如此动人心魄，是大海一样深沉的力量，一股一股地向前，推动着这生机勃勃的力量。我着迷于蜗牛身体里蕴蓄的丰沛饱满的热情，注视着它爬过一根腐朽的木头，越过一块滑腻的长满青苔的石头，稍稍喘了喘气，又攀上一株细细的香椿的幼苗，在一片叶子上，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原本有许多雨珠，聚集在那片叶子上的，被这只蜗牛占据地盘后，它们便纷纷坠落下来。恰好一只蚂蚁路过，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躲闪不及，只好认栽，在一小片水洼中艰难地游了好久，才挣扎着爬上岸去，气喘吁吁地抖一抖满身的雨水，而后拖着沉重的躯体，消失在某一座干枯的柴草垛下。

等我目送那只蚂蚁离去之后，弟弟已经用小木棍，将那只试图安静地蹲踞在香椿树叶上，欣赏无边雨幕的蜗牛，给拨弄到了地上。

我有些生气，训斥他：再这样，小心半夜鬼来敲门，将你拉去变成一只蜗牛！

弟弟本来笑嘻嘻地想继续玩弄那只缩进壳去的蜗牛的，听我这样一吓，立刻惊恐地呆愣住，并将手里的木棍迅速地丢开，好像小鬼已经冷冷地缠上身来。

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一些，细细密密地，将天地包裹住。我的双脚蹲得有些发麻，便站起身来，想要走到院子的门楼下去。弟弟却哀戚着一张脸，怯怯地望着我。我不理他，啪嗒啪嗒地踩着雨水，走向门口。

几只母鸡也躲在门楼下避雨。它们蹲在地上，安静地注视着雨水顺着青砖的墙壁，不停地滑落。这让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群哲学家。鸡的眼睛里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跟我一样是静谧又哀愁的吗？我不清楚。我只是学着它们的样子，放低身体，却将视线朝向永无止尽的天空，那里正有雨，绵绵不绝地落下。

春日浅描

□董宁

春一点头，瓦檐绿了，摆动的枝条弹拨春色，衣襟上似乎也染了绿意。细风敲响了门扉，浅浅的春躲进了院子里，薄薄的翠色搅了诗人的眸子。

细雨过后，小草伸出了嫩绿的手指，像一个个小梦想，在跳跃的阳光下疯长。浅枝细叶在园子里漫延，青翠的触角伸向每一个空隙。渔歌被一阵路过的微风捎走，鸟的轻咳划亮了天空，春日私语一夜之间遍及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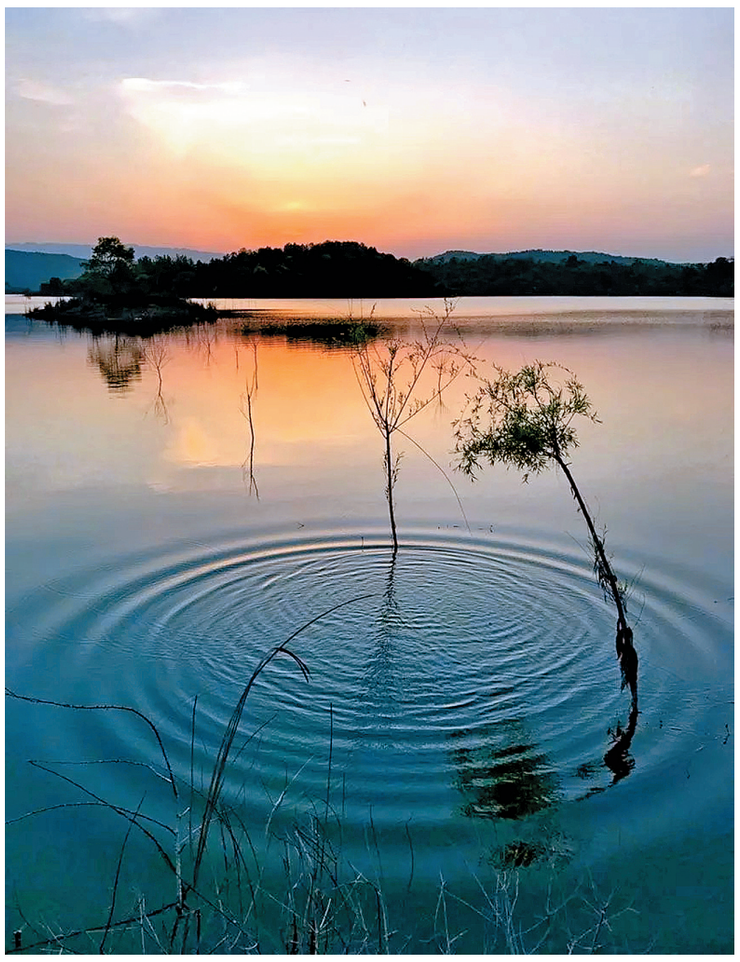
春日渐长，几枝悠闲的柳条像嬉闹的孩子，偷窥春的心思。飘散的飞絮沾满泽塘，几尾小鱼钻出头来，争相打探乱舞的春讯。春光软软，水面映着粼粼波光，铺开一个柔软的春梦。炊烟像扯不断的心思，几间屋舍散落在山坳，一枝胆大的杏花，悄悄从篱笆墙探出头来，红着脸向远处张望，如一位春心萌动的少女，这是不是一个羞涩的约定？

谁家的女子，步履轻盈，从山道上袅袅婷婷地走来，惊艳了所有的花朵。春风逗趣，时不时撩起轻薄的衣角。寻春的诗人，呆呆地站在季节的一隅，用撩人的笔，吻湿了早春的香唇。

三月，溪边的细枝披着浅绿的衣裳，悠悠地荡着秋千。几只翠鸟在暖巢里睡眼蒙眬，忘了唱歌。倒是几只白鹅浮在水上，两片桃红的薄掌，拨动了春天的唱盘。清澈的流水，也撩起淳朴的乡音，流尽不染一丝世俗的喧哗。青野之上，油油的春苗丢了往事，一头扎进春光里。

春天撑起七彩的小伞，签收了季节的美丽。一瓣、两瓣、三瓣……天空下花影灼灼，满园的娇艳藏着含羞的弯眉。花朵，这些三月的语言，是谁给的日子，像一个个梦中的身影，又像春天撒在人间的浅笑？一声声翠鸣从花丛中飞出，鸟儿终于忍不住放开了歌喉，蜜蜂也逆风飞来，“嘤嘤嗡嗡”唱起了春词。

阳光的手指滑过三月，春蚕在蚕房里蠕动，紫燕飞来筑巢，农民在田垄里做着乡下最大的事。沿春天的巷子往里走，春天的心思如暖阳，走进去，就不想走出来。几只黄鹂藏在叶子间轻吟，像朗诵一首宋词，只几声，便醉了一个春天。



黄昏之舞　　周文静　摄

探寻鄂伦春

□陈小秋

究竟从何时起，要卷起色彩斑斓的原始传说，开始梳理虔诚与想往的翅膀，养精蓄锐地企盼，跃跃欲试地前行，毅然奔向东北方……走进兴安岭深处，拜会苍莽群山，领略浩瀚林海，结识大山儿女，融入这片最接近于历史沧桑的神秘地带，一个中国北方人口最少的不到万人的森林民族——鄂伦春族。

神奇的土地，历史在此打了个盹，一步就穿越了千年的鄂伦春，铸就了曾经的“猎乡”这一响亮的名号。“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漫山遍野，打呀打不尽……”静谧中的山峦睡态安详，白云悠悠飘荡，身处波涛汹涌的绿色海洋漩涡，冲撞鼻翼的是绿草鲜香，眼里满含花草的婀娜艳丽，敦厚与豪放在巍巍大兴安、优雅白桦林中蔓延不老的神奇佳话。我陡觉自己也像松树一样挺拔了，心如白桦一样圣洁高贵了。行走其间，偶尔舞动的高草、野花、药材、蘑菇拥挤着，拥抱这片养心养肺养人的浩大氧吧，瞬间成为了无需谦让的富有者。

桦树皮船，摇曳了谁的梦？对我来说，白桦永远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美。茫茫林海静立着一群群优雅的“林中少女”，她们亭亭玉立、白璧无瑕、不动声色。那种如云似烟的洁，画质感很强，雪白、纯洁、坚贞、温婉贯穿其中。桦树通灵，棵棵白树干上都印有少女们会说话的大眼睛，洋溢着青春，让人不由得想起叶赛宁赞美白桦的诗。白桦树是艺术的树，是富有诗意的树，浩瀚蜿蜒的群山有白桦为伍，平添了几多绚丽。《龙沙纪略·物产篇》载：“鄂伦春地宜桦，冠覆、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为之。”鄂伦春族婴儿一诞生，便有桦树皮摇篮安睡。今天，鄂伦春艺人的一件件桦皮艺术品，早已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遗产，更是闻名遐迩的旅游纪念品。

雨过天晴，一道彩虹妆点山的庄严。峭壁上，是那充盈着美丽传说的嘎仙洞，这个古代北方拓跋鲜卑族的旧虚石室祖庙。嘎仙洞是鄂伦春生动的历史见证，你若没到过嘎仙洞，别轻言来过鄂伦春。

傍晚，阿里河镇中心的休闲广场，看那一簇簇篝火，欣然高举一个个新的誓言。用狍筋、鹿筋线缝制的兽皮服饰精美异常、令人惊奇，鹿角狍角帽款款行走着民俗风情。幸福在与夜空对话，熊熊燃烧着远古的风尘。欢歌笑语的猎乡狂野不寐，大喇叭响彻云霄，勤劳、勇敢、智慧的鄂伦春，脱胎换骨的山民，歌声轻易就冲破了夜的未知，在高天上回旋着时空梦幻。

原始而清新的鄂伦春，一本翻不完的辞典，那古朴自然的奇香，永远在猎乡的群山绿海中淳厚、绵长……